

從一個  
人  
看  
一個新  
世界

從一個人看一個新世界

▲實價八角▼

著者 巴比塞

譯者 孫懋庸

出版者 大陸書社

代售處 各大書店

民國二十五年九月二十日初版  
民國二十五年十一月一日再版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Henri Barbusse** 像

**V. Milachevski** 作

## 譯者前記

三年以前，我把日人山川均的社會主義講話一書譯成中文；這是一本通俗的大衆讀物，內容包含社會主義的起源和派別，科學的社會主義的理論和實際，社會進化小史和現代社會問題的解剖；凡屬社會主義的理論的體系的諸點，可說應有盡有，解釋也相當詳明。譯本印行以後，我陸續接到許多讀者的來信，都說這書有一缺點，就是敘述社會主義在蘇聯的實現的一章，過於簡略。因此我會在我的譯本的「再版前記」中發下一願，要另外編譯一本關於蘇聯的建設的書，補此缺陷。

這個願心，虛懸了兩三年，直到現在，方纔由從一個人看一個新世界這書的譯成而了還。

把從一個人看一個新世界這書單單當作社會主義講話的續編，是大大地降低了它的價值的，要說是續編，那麼它該是 Marx, Lenin, Stalin 們的著作的續編。但我在這裏，只是要說明，我譯這本書的第一個動機，的確是爲了要了還那個願心，而我所看到的可以作爲社會主義講話的續編

的作品，實在沒有比這一部更好的了。

我譯這書的第二個動機，是紀念它的著者巴比塞的逝世。去年八月三十一日這個日子，是和今年六月十八日這個高爾基瞑目的日子，同樣地使全世界的文學青年和勞苦大眾痛悼的。巴比塞的死耗傳來的時候，正是我讀完這書之後不久，由於這書，我更加崇敬巴比塞的偉大，因而更加哀悼巴比塞的死亡，但同時也更加相信巴比塞的不朽。去年九月，我就想開始逐譯這書，不料人事蹉跎，直到今年六月底方纔譯成，總計零零碎碎的工作時間，不下三個月。待得這個譯本出版，已快是巴比塞的周年祭的時候了。

巴比塞的最偉大的著作，本是火線下，這是他親歷了一九四——一七年的屠殺和破壞之後，暴露帝國主義的戰爭的罪惡的訴狀；同樣，從一個人看一個新世界，是他目擊了蘇聯的建設之後，歌詠這新世界的成長的史詩。巴比塞在蘇聯的時候，見着這人人充分發展着自己的才能的無榨取的社會的突飛猛進，時常狂喜得像一個小孩子一樣。在極度的歡喜中寫成的這從一個人看一個新世界，是和當年在極度的痛苦中寫成的火線下同樣偉大，同樣寶貴的。法國的批評家 Aragon 聽說：

「在每個工人運動的推動之下，產生了許多偉大的作品。法蘭西戰線上的反叛和一九一七年的俄國革命，在法國對我們提供了巴比塞的火線下。在大戰時期寫了火線下，在一九三五年寫了斯

太林的，是這個在將來一定會被叫做「每個決定命運的時代的作家」的作家的偉大。」

斯太林就是從一個人看一個新世界這書的正題。粗看這正題，好像此書是替一個英雄作的列傳，然而不然，巴比塞的用意，乃是要從這一個「投身於一椽大陸的事業的人」的一生的研究上，引導我們「插足於新的歷史，」使我們「走上新的道路，」使我們「到達人類的聖經所不會發表過的種種境界，」並且使我們具體地看到一個「不但是時代的——並且是萬世的最大的問題」的解決，那問題就是：「有史以來就那樣受着苦難的人類，前途究將如何呢？人類所能希望的幸福的分量，和世上的正義的分量，究竟將到什麼程度呢？全球之上，二十萬萬人的希望，究竟是怎樣的呢？」

顯宜德 (Isidor Schneider) 對於這書，有很中肯的解釋和批評，他說：

「巴比塞把他的斯太林加上了『從一個人看一個新世界』的副題，這副題就是這本書的線索。斯太林和革命所創造的新世界的關係上面最可理解；他的所以被選為傳記題材，就因為這一新世界，正是如巴比塞所說的，能從這樣的一個人看出來的原故。」

顯宜德又說：

「在國際主義者看來，所謂領袖，是並不被視為一個異常的人物，而是被重視着，被研究着，當為革命原理之一個異常的實踐者。他的事業之所以被記錄下來，被人誦讀，是因為它照出了一個人能如何成功地運用他個人的生活之經驗和精力以於於革命的目的，同時它又照出了他的訓練、意志和決心是如何地加強了而完成了革命的經驗、意志和決心之一般過程，也

就因此，巴比塞這一國際主義者，這一偉大小說家，雖則寫了關於他的領導者的傳記，却並不企圖擬作一部小說，歸根結蒂，他只很偶然地提到了斯大林曾結過婚，有三個親生子，以及曾收養若干殉難同志的遺孤的話。」

最後，他又說：

「這本書是生動的，充滿着精力的。它的生動力是這般豐富，幾乎使人難於相信這是一個垂死的人所能寫得出來的。巴比塞在他自己的工作，強調着革命家對於人生精力的整個運轉。他是直到他的致命的病症爆發的時候，一向在工作着的……假如他多活幾個月，他的這本書定然會更完備些，更健全些，更圓滿些。許多括號內的文字，一定是更完整地運用到書本中去。但是即使遭遇了死的不幸，他所留下來的這一遺著仍然是一部崇高美麗的書。作者的表現能力，或理解能力，把許多從前所不很明白的事都說得很明白了。有許多的段落，寫得這樣有力，這樣滲透，大約是一定要透次地被引用着的吧……」

的確，這裏面有着很多要被永遠引用的「格言」。所以，這實在是本實用的教科書，它處處用實例指教着一個社會主義的鬥士在種種不同的環境中應該怎樣思索，怎樣說話，怎樣行動——怎樣合乎革命的辯證法地思索，說話，行動。尤其對於目前需要參加偉大的鬥爭而缺乏鬥爭經驗的中國人，這是一本最有益的教科書。我在翻譯本書的中間，看到了上海文壇的一種重大的糾紛，深覺本書的第七章，那講到特羅次基派的基本傾向的一章，那論自我批判與分離運動的區別的一章，對於有些剛愎自用的前進的文藝家們，實可作當頭棒喝。第十章中所論的世界反戰反法西斯的統一戰綫

的情形，也是我們現在最要緊的參考資料。

這書的內容實在太豐富了。它可以說是「俄國社會主義者的生活史」，「俄國社會主義運動史」，「十月革命史」，「蘇聯內戰史」，「蘇聯黨爭史」，「第一次五年計劃成功史」，「第二次五年計劃概述」，「世界現勢論」……的合編。加以文筆的生動，理論的精深，材料的新穎而罕見，這書，誠如 Aragon 所說：「不僅是一本書，而是一幅圖畫，一種武器。」

我的法文程度本來不夠，直接譯此名著，實在是一種冒險；加以巴比塞的文章特別多變，使我愈覺爲難。幸而有一個 Vyvan Holland 氏的英譯本可以比照，獲助良多。但英譯本所根據的原本，似乎和我所根據的原本不同，所以內容有兩三處小異。我的譯文，是完全依照我所根據的原本的，英譯本的異處，我不在正文中譯出註明，只在這裡記一記：

(一) 中譯本「引言」第二頁第十三行「……它有着這樣一個頭兒腦兒。」句後面，英譯本上還有這樣的一句：

「而且，在這個國家裏，要是街上的石頭也會說話，那麼它們會得說出斯大林。」

(二) 中譯本第五十九頁第十二行起這一整段，在英譯上本完全不同，那是這樣的：

「社會民主黨遭受了對基恩塔耳大會的強烈的反動（也在物理學的意味上），並且日益公然變成了東拼西湊的，無



所不包的黨，因此，自然也包含了反革命分子。到了後來，『社會民主主義者』勒諾台爾（Renault）還企圖在法國得到一個決定凡參加齊美華爾德和基恩塔會議者，必永遠剝奪其一切代表的權利。」

（三）中譯本一一〇頁第十行「至於那個已在這種組織裏面的大陸因此感到怎樣的歡喜」句的「歡喜」下面，英譯本上有這樣一句形容的子句：

「龐大的國家地域與人民大眾的的漸次協調化，顯明地而且純粹地歸結於整個人類世界之協調的結果。」

（四）中譯本二九七頁第三行「我們必須在這一個真實上聯合起來」句後面，英譯本上還有這樣的一句：

「不然就只有站在它的反對方面。」

英譯本的翻譯法，相當自由，許多在原本是很曲折的句子，在此大抵變成很平直：我呢，只把若干意義實在太不明顯的地方，照英譯稍稍改動，其餘完全照原本直譯。英譯者又很多忌諱，原書評論各國人事時，頗多言重之處，英譯或者把語氣減輕，或者逕自刪去，這在第十章中特多；我呢，除了在第五章中，把講到中國的一段，自動代以許多××，聊表遵守中國現行法律的微意之外，其餘也全照原本的樣子翻譯。只有分章的方法，我是完全依照英譯本的，因為比較清楚，所以原本只有八章的，我的譯本中却有十一章了。

因爲是直譯的，有許多地方就不能做到通俗，但這實在是沒有辦法的事情。原著者是個文藝家，而且是個 *Stylist*，他的這部著作雖不是小說，却依舊是用了文藝家的筆寫出的，所以很多文藝意味。譯文倘若勉強通俗，把文句一律改成簡短質直，那必至大大地損害它的文藝價值。又做到忠實，又要做到通俗的兩全的本領，我還沒有，現在實只好如此了。但將來若有必要，我打算另外編一個通俗的本子。

此書雖竭一人之力譯成，但隨時幫助我的朋友，實很不少。在出版上，賴友人之力更多。譯文的第一章在知識半月刊發表後，許多讀者也給我很大的鼓勵。對於一切益友，我在這裏總致一個革命的敬禮！

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日徐懋庸，上海。

# 目 錄

Kexui

譯者前記	(一)
引 言	(一)
第一章 沙皇治下的一個革命者	(七)
第二章 巨人	(三八)
第三章 鉄腕	(七二)
第四章 民族的團結	(九九)
第五章 初期的基石	(一二二)
第六章 寄生的戰爭	(一七〇)
第七章 偉大的口號	(二〇六)
第八章 農村	(二三五)
第九章 明天做什麼	(二六二)
第十章 兩個世界	(二七〇)
第十一章 把舵的人	(二九九)
悼巴比塞(附錄)	(三〇八)
人名地名索引	(三一三)

# 插 圖 目 次

巴比塞像	目錄前
喬治亞戈里地方 <u>斯太林</u> 出身的房子	(六)
<u>科巴</u> 在 <u>巴登</u> 領導一個示威運動	(二六)
獄中的一羣	(三〇)
<u>科巴</u>	(三四)
<u>斯太林</u> 被流放到 <u>鄧魯麥斯克</u> 時之像	(三四)
警察用以捉拿 <u>科巴</u> · <u>杜卡徐維里</u> 的照片	(三六)
<u>列寧</u> (三色版)	(四〇)
<u>列寧</u> 和 <u>斯太林</u>	(四二)
一九一七年 <u>列寧</u> 到達 <u>彼得格勒</u>	(六〇)
<u>但尼金</u>	(七四)
<u>僱但尼赤</u>	(七四)
<u>彼得格勒</u> 城的防守	(八二)
<u>蘇維埃</u> 聯邦 <u>歐洲</u> 之部地圖	(九〇)
<u>斯太林</u> 像	(一九二)
<u>斯太林</u> 木刻像	(二六二)
把舵的人	(三〇七)

## 引言

莫斯科和那橫跨歐亞的大俄羅斯的中心，是紅場。紅場的中心，是一座墳墓。在那睡着已經復活似的列寧的墳墓上面——有五六個人，一排站定，稍隔幾步看起來，他們的模樣兒彼此都差不多。

四周，大批整齊的，蟻隊似的羣衆，忽而集合，忽而散開的紛動着，好像從地下爬出來又爬進去。這也許是一個什麼儀式，繽紛地從廣場的一邊，向另一邊伸長，擴大着；一列無盡的隊伍，飄揚着滿是字號和標語的紅的布，紅的綢——獵獵作聲的旗幟。也許，這是一個盛大的運動游藝會，五光十色地如同一個花園似的行進。或者，這是當世最偉大的軍隊的集合，紅軍的部伍，排成着長方形。

從這邊，從那邊，人們都能切近地看見那在行進中的，雜色的森林的若干部分：移動着的刺刀的柵子的閃光，或者是青年男女的行列，或者單是他們的魚貫的臉子，顯着高傲和幸福，發着笑，放着光。這裏的騷動了多時的能夠思想的波浪，「註」和那從密集在克里姆林宮的鋸齒形的牆邊的演

說臺旁的羣衆中間反射過來的熱情，激起一陣有一個中心的，喧嘩和叫喊的怒濤。這叫聲形成着這樣的着實的字眼：「斯大林！同志斯大林萬歲！」站在列寧墓上的那一批裏面，有一個人，手尖碰着帽沿，或者舉起曲成直角的手臂，攤開了手掌，揮動着。這人穿着一件寬大的軍裝外套，但是並不因此顯得跟旁邊的別人有什麼兩樣。

這人就是中樞。這人就是在莫斯科周圍的版圖上大放光明的一切事物的中心。

他的相貌——雕像、畫像、照像——傳遍蘇維埃的大陸，跟列寧的相貌同樣流行，而且總跟列寧的在一塊兒。一個工廠，一個營房，一個辦公室，一個店頭，倘不在一張美麗的社會主義統計表（反宗教的圖畫）和鐮刀抱着鎚子的國徽中間，用紅顏色做背景，掛着他的圖像，那簡直不好算是一個地方。最近，在俄國和各聯邦共和國的無論何處的牆壁裏，所揭的一幅告示上頭，大幅地加印着兩個死人和一個活人的側像：馬克斯、列寧、斯大林。此外還有千千萬萬勞動者和知識份子的房間裏，少有不掛斯太林的圖像的。

你所愛的或是你所恨的，這佔着世界六分之一的民衆，這新的民衆，它有着這樣的一個頭兒腦兒。

【譯者註】這是指紅場中的羣衆的。

幾個鐘頭之後，是吃中飯的時間了。（這在俄國是很亂的：許多「負責的」要人，往往隨着服務的時間而定。）今天，你若高興，就算是兩點鐘罷。

克里姆林，是一所顏色鮮明的強固的堡壘，一個矗立在莫斯科中心的壯麗的小城市。在建着塗了紅綠兩色的粗獷的城樓的，高大的圍牆裏面，那完全是一座滿佈着古代的金頂的教堂和舊式的宮殿的城子。（也有一所新的大宮殿，那是十九世紀羅曼諾夫族的一個富地主所建，樣子像一個卡爾登旅館）。

在好像開着教堂和宮殿的展覽會的這克里姆林宮中，你看，在某一宮殿的腳邊，有一所三層的小屋。倘不經人指點，你決不會注意到它的這小建築，廁身於宮殿之羣裏面，它先前原是給沙皇的內侍住的。

我們走上掛着白色亞麻布的窗帘的第一層樓去。這一層的三個窗子，就是斯太林的住所的窗子。在很狹的走廊裏，我們頂頭看見一件掛在軍帽下面的軍裝外套（Капюль）。屋子裏面有三個房間和一個食堂。房間跟二等旅館裏的一樣的簡單。食堂是橢圓形的，吃的飯，是外面的館子裏送來的，或是一個女用人燒的。倘在資本主義的國家裏，就是一個卑微的職員見了這種房子，也要皺眉，不堪其簡陋。一個小孩子在屋角落玩耍。大兒子傑斯契加晚上睡在食堂里，把一隻長椅子當做眠床，小兒子

睡在一個沒有關閉的小角落裏。

我們的主人公吃好了飯，坐在靠窗的圈椅裏吸起烟來。他永遠穿着同一套衣服。說是制服麼？那是誇張了一點的。只合說是穿制服的表示。比一個尋常的兵士所穿的還來得簡單的服裝：長靴，馬褲，直襟的 *Vest*。我們記記看，不從來不曾看他穿過別樣的服裝，除非在夏天，換上白色的亞麻布。他每月有幾百盧布的進款，這在共產黨的官吏的微薄的薪俸中要算是到頂的了。（大概值中國洋三四百元）

是不是這個啣着烟斗的人的那雙外國風的，略帶亞洲式的眼睛，給他那副很粗糙的臉上加上了一層譏諷的神氣呢？他的眼光中的一種表情和他的肌肉，使人相信他常常微笑，或者說他快要笑了，從前，那「另一個人」神氣也是這樣的。〔註〕這與其說是那對略帶褐色的眼珠的緣故，不如說是那雙時常眯攏的眼皮的緣故。與其說是那獅子臉的皺襞的緣故，（雖然他是有這種皺襞的）不如說是那農民風的精明狡黠的緣故。總之，他十分良善地很容易發生微哂和大笑。他很少說話——他，也能夠談論起你偶然向他問起的一個問題，至三個鐘頭之久，而一點不模糊。但比起說話來，他更愛發笑，甚至於捧腹大笑。

【譯者註】這一句中所說的「另一個人」就是列甯。



這人，就是我們的同時代人裏面的第一個重要人物。他領導着二千一百萬平方公里上面的一萬七千五百萬人民。他有無數親密的同志。這些人無不愛他，信仰他，需要他，而且形成着一個擁護他，受他統制的集團。他在歐洲和亞洲，在今日和明日，都佔着很高的地位。這是一個最被世人注目，却不大被了解的人。

加里甯說：斯太林的傳記，好像就是俄國勞動者革命運動的極重要的一部分。而且是很完整的一部分。你無論走到那裏，凡是知道這運動的人物，都會用同樣的話，告訴你同樣的事情。

這個投身於一樁大陸的事業的人，這個從他身上可以看出整個世界和各個時代的政治的鬥士，要把他的精神明白表現出來，是一件極重大的事情。把他的一生研究起來，我們就插足於「新的」歷史，我們走上新的道路，我們到達了人類的聖經所不曾發表的種種境界。材料還不斷地增加着，積集着。在這變革的局面中所包含的全部材料，簡直使人覺得太多了。在這熱烈的，而且可怕的，完全活生生的百科全書中，我們應該分割一下，從連續的斷面圖中去找頭路。

這就使我們觸着了不但是一時代的——而且是萬世的最大的問題的中心；有史以來就那樣受着苦難的人類，前途究將如何呢？人類所能希望的幸福的分量和世上的正義的分量，究竟將到什